



微型幽默讽刺小说集 ● 许行

野玫瑰

野
玫
瑰

I247.7 / 1022

北京师范学院分院

野

分类号	I247.7
排架号	482
总号	163937

玫

图书馆生书

瑰

SBN37103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345497

野 玫 瑰

作者：许 行

责任编辑：潘亮立

装帧设计：吴 勇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960 1/32

字数：118千

印张：6.875 插页：2

版次：1989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 7-5063-0240-3/I·239

定价：2.65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序.....	从维熙	1
张县长猎狐.....		3
王书记辍棋.....		7
老姜太太的眼力.....		10
福.....		13
茶 锈.....		15
老局长学画.....		18
一包人参.....		21
我该哭，还是该笑.....		25
让 座.....		29
豇豆角看涨.....		32
吴老汉买毛衣.....		34
买彩电.....		37
比.....		41

立 正	46
小榆木疙瘩打擂	49
影 壁	52
甜，甜呵	55
山神爷	58
野玫瑰	61
小偏厦子的春秋	63
小城新闻	67
翻骨灰的兄弟	71
一条玛瑙项链	74
丁 子	79
豆种也退化吗	82
生活的慨叹	86
莫衷一是	89
老虎枕头	91
考 验	94
猎 狐	97
等	100
雾里花	104
隔着一條河	109
山里红	112
训 妻	116
征 吻	119

关大巴掌.....	121
小白鞋.....	126
“二流子”刘德富.....	131
沈家大小姐.....	137
第一号贫农.....	143
神枪耿黑头.....	148
佚子事件.....	153
岳妹子.....	157
小 菊.....	163
老 乡.....	169
牛 娃.....	173
酒疯子.....	178
最准确的回答.....	183
二度梅.....	186
吉普女郎.....	190
小 红.....	198
顶风臭.....	203
百乐门舞女.....	209

序

——后来人为前辈而写

从 维 熙

在全国的老、中、青三代作家中，几年来能写出这么多篇微型小说的，恐怕只有许行同志一人。

当我阅读这些作品时，深深为许老的创作激情所感动。收进这个集子中的小说虽然每篇只有一两千字，但涉猎的生活领域十分广泛，充分显示出许老思路的开阔敏捷，以及对文学创作的赤诚和童贞。

远在一九五七年，我就是许老未曾谋面的朋友了。那时，他主编《长春》文学月刊（即现在的《作家》），因发表了我的一篇“反党”小说，受到某种程度的株连。一九八三年我和文友们去吉林第一次见到许老，当时他已然是满头白发。这么多年，他的日子想必也是很难过的，我们重提一九五七年的往事时，都感叹命运之蹉跎。

一九八六年秋，我去参加《长春》创刊三十年庆

典，在会上又遇许老，见他童颜鹤发，仪表非凡，似青春二度，雪梅重开，不禁令人倾慕之至。特别动我心扉的是，许老在和我聊天时，谈起他要作伏枥的老骥，计划写一批小小说以及诗歌之类。

我对诗歌作品陌生，没发现许老的建树，却从刊物上读到了多篇许老的小小说创作。作品有的辛辣，有的幽默；有的借助于民俗，有的直面当今社会。言必行，行必果，这或许是许老奉行的律条之一，不然这本集子的问世将是一个虚幻的童话！

今年暮春，许老远行。他归途路过北京时，顺便到我家闲坐。他眉飞色舞地对我谈起他新的创作构想，那就是从新的视角去表现抗日战争。当年，他接触过一些日本女子，许老想开掘这一部分生活矿藏，作为献给抗日战争胜利四十五周年的心祭，真可谓“老骥伏枥”“壮心不已”了！

祝愿“志在千里”的许老，苦追昔阳，一年四季中的秋天，将是个丰厚的收获季节……

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尾于北京

张县长猎狐

一连几个星期天都没休息了。这个星期天张县长决定出去打打猎，玩一通。当个七品芝麻官，也不能一辈子不休息，把假日都搭上呵！

在这个嫩江大草原上，别的大动物没有，狐狸、兔子、山猫、野鸡……还不少。狼当然也有。

“小郑，明天咱们到大甸子上去打狐狸。”

一个人太孤单，儿子又不在，他约会了办公室里爱打猎的小郑。

打猎是小郑的一好，这两年草原上的狐狸、兔子没少叫他收拾了。最近他新买了一支双管猎枪，正愁没处使用呢；而且陪着县长，为县长效力，更是机会难得，他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。

第二天一早，张县长把儿子装好药的子弹带扎上，猎枪拎着，坐上吉普车和小郑一同奔往青石山下的大甸子去了。

青石山下的大甸子，虽是一片草原，可也有些起伏的丘陵，并且各种高深的蒿草和荆棘丛生，是

个理想的野生小动物的栖息环境，因此，在县里也是个不可多得的猎场。

时值金秋季节，天晴气爽。吉普车开进了大甸子，就闻到一股浓郁的干草味，在复杂的合成的芳香中，夹杂着黄蒿打鼻子的辛辣气息。

吉普车一直开到接近大甸子的中心地方，停了下来。

张县长这杆平行双管的猎枪，已使了多年，现在快传辈了，多数时间都是儿子在用。现在他装上两颗子弹，把枪握在了手里。

小郑握着一支瓦亮的新式双管猎枪跟在后边，司机小牛也握着一支半自动步枪随着。

按张县长意见，三人逐渐略略分开，呈扇形搜索前进。

越向草原的中心深入，越提高警惕，每人都紧盯着可能有野生动物藏身的地方。手离枪的扳机很近，随时准备一旦发现目标，马上射击。这可真是分秒必争的抢时间的东西，稍一迟疑，就会错过最佳的射击距离，眼看着让猎物跑掉。

他们三个人几乎屏住呼吸，轻手轻脚地向前走。

一分钟，两分钟……大约未到十分钟，突然“扑楞”一声，一只草狐狸在他们三人眼前，不到四十米左右的一丛小树毛子里蹿了出来，准备向对面的方向奔逃。

“砰，砰，砰。”三枪齐发。

狐狸向上一跃，随即一头栽了下去，看来是打中了。

“啊，打上了！”

“打上了……”

小郑、小牛跑过去，狐狸尚有一口气，但也不能挣扎了。

小郑拎起来看着，狐狸脖子上被猎枪掏了一个洞。那豆粒大的铅砂子还在上边呢。步枪的子弹如果打上了，也飞过去啦。

张县长走过来，小郑忙把狐狸一举说：

“张县长您的枪法真准，一枪就打脖子上去了。”

“嘿，嘿，我只见从枪口出去一道火光扑向了狐狸。”随后张县长说，“小郑，是不是你的枪打中了？”

“不，我看清了，我那枪光顾掌提前量，打飞啦。”

“小牛，你……”

“我的自动步枪，出手不瞄准，哪打得上……”

“姜还是老的辣。”小郑又很认真地说，“张县长，你是老猎手，枪法有根基……别人还是比不了。”

“唉，老啦，不如以前了。”张县长满怀欣喜，脸上也露出了光彩，但还是不忘谦虚一下。他接过

来狐狸看看说：“这家伙还不小呢！”

“我看这么大三张皮子，就够您做件小皮袄的了。”小郑接着说。

晚上回到家里，老伴看了也挺高兴，她说：“你老了老了，枪法还准起来啦，年轻时候也未见你打过几只狐狸回来。”

“老伙计，你可别门缝里看人。没有金钢钻也不敢揽瓷器活呵！”张县长经老伴一夸，更有点眉飞色舞起来。他故作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等着，大雪封山以后，咱出去再打几只回来，给你缝件反毛狐狸皮大衣，让你穿起来上北京，去跟那些外国娘们比一比……”

“别没正经的。”老伴娇嗔了一句，随后说，“谁听你瞎吹呢！”说着一扭身准备酒菜去了。

吃饭时儿子回来了，一见狐狸也说：“爸爸真有两下子，打了只这么大的狐狸回来，卖给土产收购站，也值百八的，快赶上您的一个月工薪啦！”

可是一看子弹带他愣住了，说：“爸爸，你自己新装子弹了吗？”

“没有啊！你不都装好了吗？”

“哎呀！那哪是打狐狸的，我装的都是米粒大的铅砂，准备打麻雀用的，你用那子弹，在几十米外能打住狐狸可真邪了！”

“啊！……”张县长端起来的酒盅，喝不下去了。

王书记辍棋

王书记是县委老书记了，多年一把手，位高权重，上上下下无不尊敬。平素无他好，唯独爱下棋。在繁忙的工作中，一有空闲，总爱杀一盘。

王书记经常厮杀，当然颇有水平，在县里干部中很少有王书记的对手。只有县委办公室常秘书，据说也是棋家里手，所以他俩经常对局。可常秘书同别人下棋，倒是不费力的常胜将军，但同王书记下棋，便显得稍逊一筹，十局九输，剩下那一盘还是平棋。为此，他也未少赞扬王书记，说王书记的棋，在全县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
王书记听了自然也是甜丝丝的，心里很痛快，一闲下来便叫阵。这时无人上前，常秘书放下手中工作，也得过去陪着，总不能使老书记扫兴呵！下棋时常秘书显得非常认真，一步棋往往三思而行。他一再表示要赢王书记一盘，但最后还是输了。越这样王书记才越有情绪，连眼角的鱼尾纹都弯弯了。

这一天常秘书不在，常秘书念初中的儿子给他送东西来，正逢王书记在棋盘前叫阵。小家伙见无人响应，一时技痒，便凑到前边去说：“伯伯，我陪您下一盘行吗？”

王书记打量下这个毛孩子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常秘书的儿子。”

“好啊！你爸爸不在，咱俩就来一盘吧！”王书记兴致很高，他对常秘书很有好感，对他这个不怕生的儿子就更喜欢。他见这小家伙浓眉大眼，略带几分稚气的样子，不禁问道：“你几岁啦？”

“十四岁了。”

“常下棋吗？”

“有时间也常跟同学们玩玩。”

“你先走吧！”

小常可跟老常不一样，没有那么多客气，先走就先走，马上拉开进攻的姿态，摆了个当头炮。

王书记开始不慌不忙，很有长者耐性地应付着，可是走过十步以后，就觉得这小家伙棋路不凡，还未等施展，就被杀个丢盔弃甲，没出二十步，输啦！

王书记一拍脑袋，怪自己有些大意了，这小家伙还不简单呵！

第二盘他执子先行，谨慎布局，心想这盘无论如何不能叫小孩子赢了，可事与愿违，依然未出二十步，照样输了！王书记这回可有点冒汗了，他什

么时候这样输过棋呢！而且竟然栽在一个孩子手里，未免有些太说不过去了；旁边又有些下属看着，他觉得很不得劲，周身每个细胞都很难受。

小常这小家伙又很不懂事，一点也没看出个脸色来，他有点得意地对王书记说：“伯伯，再下一盘，我让您个车。”

旁边看棋的部委领导和办公室一些干部，都替这小家伙捏了一把汗。

“小家伙，你的棋下得不错呵！”王书记毕竟是领导人，颇有涵养，他说，“你这棋跟谁学的呀？”

“我爸爸。”小常有点自豪地说。

“啊！”

“我爸爸书柜里光棋谱就有这么高一摞子。”小常依然很兴奋地说，“我同他下棋，他让我一个车，我还得输。”

旁边有人偷偷拉了小常一下子，可已经晚了。

“啊！”

王书记从此一有空闲时间，常常静坐养神，思考问题，不再叫阵下棋了。

常秘书知道后，忐忑不安，竟一下子病了好几天。

老姜太太的眼力

老姜太太九十出头了，据说这在姜家屯也创纪录啦！按理说早该安神颐养，不再操心，给长命灯省点油才是，可她不。

两个儿子，五、六个孙子孙女，加上儿媳孙媳三、四家人，她都拘在一个大院里。五间正房，四间厢房，住得满满登登的。按孙子们的意见，早都搬出去了，只是儿子孝顺，不敢拗着母亲的意见办，孙子们自然也就不好说什么了。

老姜太太一早起来，儿子给搬个带靠背的小板凳，在窗户底下一坐，院里的一切都在眼里。她就欣赏儿孙们这种忙忙碌碌勤勤恳恳地过日子。下田的，赶集的，穿红的，挂绿的……多红火！她一辈子辛辛苦苦的成果就在这儿呢。

这些人不管分几家，都是她的儿孙。她在眼皮底下看着才舒坦，才光彩，才活不够！儿孙们可能都理解这点，因此，谁有什么值得使她高兴的事，都过来跟她说说话或给她瞧瞧。这已成了一条不成文

的规矩。儿子抓口猪，得赶过来溜一趟：“妈，这是纯种‘吉林黑猪’。”孙子买辆自行车也到她跟前转一圈：“奶奶，这是‘大金鹿’的，抗磕打……”

小孙子处了个对象，是个拖拉机手，人又长得挺漂亮，特意领来让奶奶看看。她拉着姑娘的手，从上往下看三遍，最后问：

“你这孩子是干啥的？”

姑娘早被看毛了，有点不知所措，一时迟疑着未开口。

“开拖拉机的。”小孙子忙代回答。

“什么？”老太太未听清。

“驾铁牛的。”小孙子以为奶奶未听懂，就改换一下子说法。

“不像。这细皮嫩肉，软绵绵的手，还能驾铁牛！？”老太太直摇头。

大家憋不住笑了。

“那么，奶奶，你老看她是干啥的？”

“八成是拿笔杆的。”

“你老真有眼力，她是个教书的。”小孙子乖觉赶紧顺杆爬。

“那好，那好。咱家又多了个能识文断字的了。”老太太高兴起来，咧咧嘴笑了。可姑娘的脸倒更红啦。

大孙子从口外买了一头高大的种公驴，拉到她跟前。她抬起眼睛，左看一遍，右看一遍，然后